

《家业》：用一锭墨，写人世间的「放不下」



电视剧《家业》剧照。资料图片

一锭墨能带来什么？可以是一纸功名，一封家书，也可以是中国人世代代始终放不下的那些心事。电视剧《家业》看上去讲的是制墨世家的兴衰浮沉：明朝中期，一场贡墨案让百年制墨世家“李墨”元气大伤，八房被除族；十多年后，八房幺女李祯走上制墨之路，最终重塑徽墨的辉煌。可越看到后来越会发现，它真正落笔的，并不是一个家族如何逆袭，而是中国人心里那几样朴素却难割舍的东西。

作品最先写的，是中国人舍不得丢的一门手艺。这部剧真正的主角，是“墨”。推动全剧的，不是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，也不是家族之间的权力倾轧，而是制墨这门手艺本身。八房被除族后，李祯的爷爷李金水咬牙立誓，从此不再制墨。可他却始终心系着这门手艺，还把一身本事悉数传给了李祯。“洛墨”的骆文松也放不下这门手艺，拿到孤本《墨记》便潜心钻研，即便家中生变、风雨临门，心里头惦记的也不是脱身避祸，而是怎么把书留下来。李祯同样放不下这门手艺，学艺、开墨房，一路遭遇重重阻挠，却没有一次因为难就退缩，反倒在被刁难、被排挤、被看轻时咬着牙把配方一味味试出来，把墨房一点点撑起来。

剧集对制墨的呈现绝非浮光掠影。从搓灯草、烧烟、熬胶、合墨，到锤墨、雕版、成型、描金，每一道工序都被耐心地拍出来。镜头凝视下，一锭墨在反复捶打中渐渐有了形、有了光，我们看到了徽墨的美，还有那美背后，徽州人乃至中国人敬业、创新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李祯从爷爷手里接过的，远不止一门糊口的技艺，而是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”的品格。剧中“六合墨”的诞生，把这层意思推到了极致。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技合、道合、心合，是技艺的巅峰，也是心境的圆满，内里藏着一种融通物我、技道不二的追求。说到底，肯为一件事慢下来、沉下去、守上一辈子，本身就是一种稀有的深情。所谓“技道不二”，讲的正是如此。放不下一门手艺，放不下的，原是一种认真活着的执拗。

作品接着写的，是中国人放不下的“家”。李祯身上最动人的地方，是她的力量从来不自恨。《家业》中，作为八房的孙女，她随家人被除族，父亲又因伤重离世，从此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。可她并没有把这份苦熬成怨，而是在爱、责任与尊严里主动成长起来的担当者。她想为家人做些什么，起念处不是要替谁讨回什么，而是因为她真切地看见了爷爷眉间那团散不开的郁结，看见母亲操持家计时强撑着不肯示弱的疲惫，看见七奶奶为了撑起这一大家子，把委屈与辛劳默默咽下、从不在人前流露的隐忍，也看见全家人把“重新立起来”的指望系在“李墨”身上的那份沉甸甸的期待。这些日常里被她接住的难处，催着她往前走。这种塑造安静却有力。

作品最后落笔的，是中国人放不下的那份道义。“家业”之“业”，不只是产业的家业，更是一笔精神的家底。李家祖训“风清气正”，是几代人立身处世的尺子，也是“李墨”在一次次塌天危机里仍能续上一口气的根。《家业》用这种朴素而有力的方式提醒我们：一个家能延续，靠的不是算计，而是代代相传的道义与担当；一门手艺能不灭，靠的不是谁一枝独秀，而是生生不息、舍不得断的匠心。“风清气正”四个字，说到底，是一种“放不下”的底线，是明知守着它会更难、会吃亏，却偏偏不肯松手。而这种“放不下”，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硬的那根骨头。

《家业》用一锭小小的墨，把中国人藏得最深的这些心事一笔一笔全写了出来。墨会干，人会老，可只要放不下手里的活、心里的家、肩上的责任，心里的那盏灯就不会灭。所谓传承，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，把彼此放不下的心事稳稳接住，再轻轻传下去。

来源:光明日报

上演20年仍一票难求
“人艺五虎”再度交锋《哗变》

法庭质询开始，全场凝神屏息，高密度、快节奏的语言输出推动剧情一路纠结、探寻、反转，爆发出巨大能量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《哗变》再度上演。

每轮演出都备受关注的2006年重排版《哗变》，今年迎来上演20周年的重要纪念，6月12日，北京人艺建院74年院庆当天，这一版《哗变》的场次将达到100场。20年，许多故事在这方舞台上沉淀，戏中人正将其慢慢道来。

话剧姓话

不花哨的好戏20年一票难求

《哗变》由美国导演查尔顿·赫斯顿执导，任宝贤、朱旭等艺术家首演于1988年，讲述了军事法庭对战舰凯恩号哗变事件的审判过程。2006年，重排版《哗变》由任鸣担纲导演，冯远征、吴刚、王刚、王雷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，并一直上演至今。大幕拉开，被告、原告、检察官、辩护律师、证人轮番上场，用犀利的言辞展开逻辑缜密的角力和辩驳。没有任何场景变化，没有复杂的调度，整个舞台还原出逼真的法庭现场，上演了一场深刻的人性博弈。

一部演了20年的作品仍然精彩，仍然一票难求，在如今的演艺市场上实在不算多见。“在后台，我们也会讨论《哗变》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被观众喜爱。”北京人艺院长、奎格舰长的饰演者冯远征说，《哗变》向来被视作“话剧姓话”的典范，“它不花哨，所有演员基本都是上场后就坐下来，没有太多肢体动作或者所谓的形式感，演员要演好角色，必须把台词说清楚。”

《哗变》的逻辑性极强，节奏环环相扣，一步错便步步错，以至于当年赫斯顿导演要用秒表来“掐”每一句台词，进而层层展开剧本强烈的思辨性——因哗变下台的奎格舰长是否如指控般不堪？谁才是哗变真正的推动者？舞台上的角色各有目的，观众需要从密集的台词、证据中抽丝剥茧，拼凑自己心中的真相。

“五虎”齐聚

同台名角只想精益求精

《哗变》这轮演出还有一大看点，便是“人艺五虎”齐聚：冯远征、吴刚、丁志诚、王刚、高冬平，他们是北京人艺85级学员班的同窗，也是《哗变》里激烈交锋的对手。有趣的是，“人艺五虎”这个闻名演艺界的组合，其实正因《哗变》得名。高冬平回忆，

2006年《哗变》重排，冯远征、吴刚、王刚最早加入，“我当时在观众席里，看得特别清楚，也特别感动。”后来，饰演伦丁的马星耀英年早逝，高冬平接过了这个角色，“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，要不把丁志诚叫来凑一凑？”于是，丁志诚也加入剧组，与曾经共饰一角的邹健一起出演伯德。

“剧院都没机会把你们五个凑在一块儿，没想到你们自己一商量，就这么弄成了！”高冬平一直记得，当时院领导非常感慨这番“撮合”的机缘。2012年，“人艺五虎”同台的首场《哗变》谢幕，导演任鸣让他们五人再向前一步单独鞠躬，“人艺五虎”的名号就这样传扬开来。

从不惑之年走到退休的年纪，“磨合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的感情、默契都在随时间增长。”检察官查理的饰演者王刚说，“每次排《哗变》，所有人聚在一起，又开心，又要特别认真地把戏排好。”在《哗变》这个众星云集的剧组，所有人寒暄免去，排练厅里只有说不完的戏。

接替传承

经典传承需提前谋划

“就是脚底下冒火，台词也不能错。”王雷演“哗变犯”玛瑞克，演到“晚上睡觉叫起来都能接着说词儿”。虽然年纪比“人艺五虎”小不少，但王雷随《哗变》走过的年岁很长，2006年他加入剧组时才23岁，刚大学毕业一年多。最初的兴奋过去，王雷感受到空前的压力，每晚八点半，排练结束后，他要自己再加练两个小时。

20年过去，《哗变》主演中最年轻的王雷也已43岁，冯远征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漫长的成长：“《哗变》这部戏已经在舞台上形成一种合力，它不依靠某一个人的表演，而是交融出一种整体的状态。”随着越来越多的演员年岁渐长，未来《哗变》如何接替传承，已经在北京人艺的计划之中。

把演员们最精彩的表现定格，也是传承经典的一种尝试。今年，4K高清戏剧电影《哗变》亮相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大获好评。在冯远征看来，戏剧电影不仅是资料留存，更肩负着把北京人艺的金字招牌以及中国话剧、中国故事传播向远方的使命，当剧场承载能力有限时，“在世界的任何一个位置，戏剧电影可以满足更多观众对人艺话剧的观演需求。”

来源:北京日报



《哗变》剧照。北京人艺供图